濂洛關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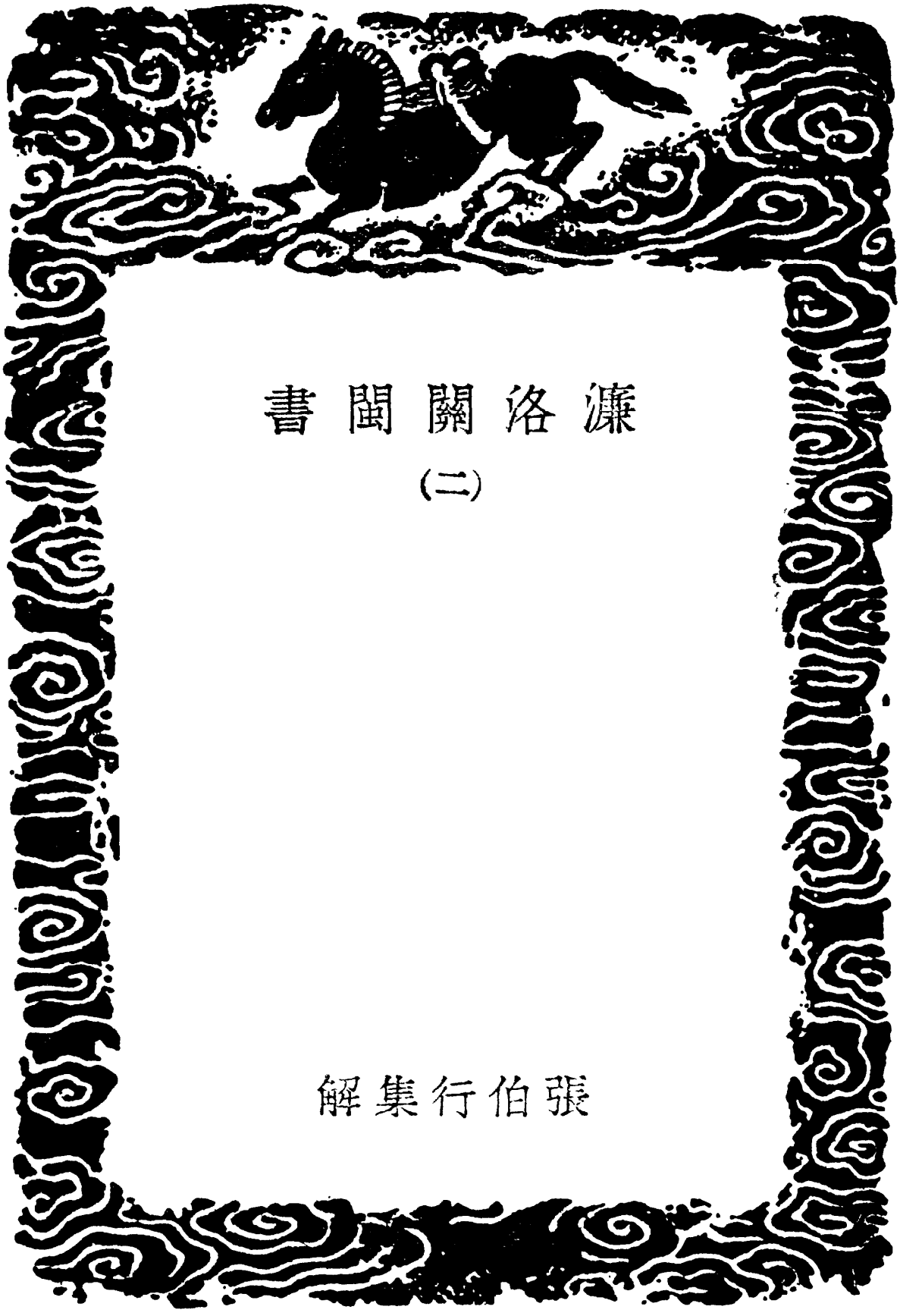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濂洛關閩書

(二)

張伯行集解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

程子

言學第三 凡三十四章此合下篇詳主敬存誠致知力行之事皆論學之言也

程子曰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則必當志於道詞章訓詁非所重也言人則必非其極也志立則其識必大其量必弘其力必勇將

程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視聽言動雖曰人事無非天理之所存順乎天理自名得其正而背乎天理遂日流於妄知其正與妄則知所以閑邪而存誠斯可謂善學矣中庸誠身之功必先以明善者此之謂也

○程子曰行失卽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人非聖賢豈能隨處盡善如制行期於無失一失卽陷於惡然無不可改之理則亦改之而已處事期於無失一失卽至於亂然無不可治之理則亦治之而已夫惡而不知所以改之亂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安於自棄而不足與有爲矣苟不自棄而改之治之是皆激厲自新之君子也雖行與事之偶有失亦何害乎

⊙或問入道之功程子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本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立則專於是而無他歧之惑也人苟志之不立將見異必遷進爲無基是猶無根之木不崇朝而萎矣故在自立其志志立則入道已有其本從此日積月累以馴致於上達之域良不難耳譬之藝木由毫末之微拱把之小漸而暢茂

傑達遂至於合抱而干雲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莫先於立志而學者亟當自審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詞章之學如司馬遷班固之類是也訓詁之學如鄭康成孔穎達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浮華鮮實無適於用若儒者之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有大道存焉故欲求道舍此學不可若詞章訓詁皆其末流無足務也

○程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學者聞一善言即當究心而力行之庶不虛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於己若不實體於心不實見於行則雖有所聞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耳於己究何與哉

○程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理誠由心具邪自外至故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是已入於邪而不能閑矣雖曰求善而爲之豈有入善之理乎此存誠者必以閑邪爲要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學者將以求爲聖人也君子之學必俛然孳孳而常見其日新夫至於日新則日進而未可量矣蓋學惟問此進退之機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閒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乎極至之地自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於聖人則學無止期而可不求進哉是以君子必自勉也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爲學莫先於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造道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之

方必極其剛斷無少委靡則其所守於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於進修無少寬假則其所遷於善者愈迅速而多功夫至於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患不漸至於聖賢之域哉是在學者自勉之耳○程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凡人之情惟不達乎理則動多爭競之端惟無得於中則外多驕矜之氣若夫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順運樂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不至於競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雍容退遜沖然若虛淡然若無自不至於矜矣蓋競與矜之爲累甚大學者當明理修德以去之可也○程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善學者學問所至其淺深高下惟領之於心而不出之於口不善學者不務實求諸己徒好爲高論以誇於人所言雖是而其中之所得則無幾矣猶貧人談金歷歷言之未必無當終不若多金之富人并不自言金之美也蓋高談雄辨之人其求道必不實故學者必以訒言爲貴也○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程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不待教而自樂爲善者此中人以上之資何可多得至中人以下其心未必能誠必教之而始漸至於善若任其自爲而無以導之於先聽其不爲而無以督之於後則彼皆怠惰委靡而自棄自暴矣故聖人立教正欲引天下之庸衆共入於善之途始示之以在所當爲終勉之以不能不爲所由師道立而善人多也○程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奚爲也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吾人亦無無用之學蓋用之於身心意知用之於家國天下皆是學也若學而無所用將誦讀何益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程子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

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學者所以學此道也。人惟不知夫道。則肆欲妄行。如醉人顚倒錯亂。無所不至。一至於醒。未有不羞恥者。皆由平日未嘗知學。其於身心性命之理。毫未研究。故往往自以爲是。苟既知學。見聖賢之言行如此。而吾前日之所爲如彼。則愧悔心生。自然駭且懼矣。人誠知學之不可已。而由此以適於道。庶不至迷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勝歎哉。○程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闊步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爲學之道。必當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中止。今之學者。趨易避難。如人之登山。然於平易則闊步而進。遇險阻則逡巡不前也。欲求其學之成得乎。○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之以究其理也。而不優游涵泳以養之。則不能悅於心。然養之而或流於致虛守寂。而不能實存於心。爲則是徒爲空言而終無所得矣。○程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義宜於事而裁於心。有至精焉。理原於天而具於性。有至奧焉。學者於義理之精奧者。能自得於心。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亦可謂善學矣。○程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學有所得而矜持未化。踐履不熟者。皆未免有強勉之迹也。惟舉平日之所得。涵養功深。快然自足。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誼高遠。如孔之疏水在巾。顏之簞瓢不改。其所以樂之處。當必有心領之者矣。○程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所貴乎學者。謂其有體有用也。故有得於心。即當見諸事。廣充而力行之。則所學不可勝用矣。若不畢力於行。而局局其守。卒之鮮所設施。亦終於無得而已。○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天下事苟不出於誠無有能當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藝之末耳而中鵠中節中度則皆由一念之誠爲之故古人始教必使學者學射學御學舞象舞勺所以養其德性而一歸之於誠者正此意也○程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言教人者當因其所至而告語之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所得自深若學猶有待而驟語以所未至彼不惟不能體驗於心而亦且輕忽於理矣○程子曰言而不行是自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言行相顧斯爲君子若徒能言而不能行則虛誇而無實其自欺也甚矣故君子之所深戒也○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知識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自致其知則有以明乎義理之當然明則其進自不能已而力量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但在勉強於學問思辨篤行而已毋慮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吾人爲學如登山然雖高不辭其勞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見難則避而姑爲其易者以自解是其識趣卑近不足與有爲而暴棄甚矣夫學者志於大道而期爲聖人然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矧畏難趨易而取法乎中不且流於下乎乃知立志不可以不大而進學不可以無勇也○程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富貴驕人此小人之常態其不美無足論也若夫學問之道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爲自足今乃以之驕人則傲惰敗德學終不進其爲害夫豈小也哉○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所有謂義理之皆備於我者知者方得之也養者常存之也吾人爲

學始則欲知繼則欲養見之明而無所疑養之熟而無所滯由是泰然施之於行其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爲力行之要而學者所當急務也

○程子曰敬勝百邪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羣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志氣儼恪容貌端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絕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乎百邪也

○程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尙何所學哉或曰不猶賢於爲利者乎曰淸汙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曰非爲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爲學之本務求實得於己苟一近於爲名則此心便失其正與世之齷齪營利者何異彼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正以其無實也非以其無名也學者莫將聖言看錯了

○程子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知之旣眞則行之自力若知而未能行是其知猶未至故學者必以致知爲先也

○程子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明疑者忽信欣然自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布置卽是著意強爲非眞能自得者矣

○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人惟自進於學則日就月將志足以鼓乎其氣故雖老而益壯加遽伯玉之五十知非衞武公之耄期不倦安有衰息之日惟其不學所以志氣頹靡竟至悤然沮喪老而衰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程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學莫大於去累要在誠不誠之閒耳蓋不誠則中多虛妄而易溺於私故於物欲之累乎此思誠之功所爲不可已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程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

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也。曰。汎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學者於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頃皆當究心精察以求止乎至善其功非僅一端也。若無其功而遽期其效。雖智如顏子亦不敢自謂能。夫亦用力之久。眞積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蓋萬殊之理總歸一本故也。此聖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從學識而得與。○程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辨佞口才也。辨佞之人專事口舌。其才足以雌黃可否。顚倒是非。每多入於不善。故雖有所學。適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與入道。則亦何足貴哉。昔夫子之告顏淵。必曰遠佞人。而稱仲弓曰。仁而不佞。學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 凡二十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欲涵養其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須用敬。欲求進於學問。非知無以明理。故在致知。此二句程子教人爲學之要。而朱子蓋嘗述之。學者所宜盡心焉。○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之未至。何以能擇。惟格物以致之。推極吾心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有知矣。有知則凡天下事物之來。皆能辨別衆理而審其精當。故能擇也。務擇執者。可不以明善爲急圖哉。○或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知行之功相須並進者也。然所知所行則每有不同者。如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人謂其不可爲。雖強勉而從之。未必心安意肯也。至言穿窬不可爲。則人皆知之。不必強勉而後能矣。蓋所行每視乎所知。知有淺深之殊。斯行有遠近之別。此進學次第之效驗。難以比而同者也。至若心循天理。由知而好。而至於

樂則是中心浹洽與理爲一知行已造其極豈強勉者之所可能哉其惟君子深造以道而自得之者乎

○程子曰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故必知之眞而後行之固然世亦有質之美行之力而鮮能明道者由其知之未致故也程子此言蓋爲司馬溫公而發歟

○程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縣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二說皆卽此章之意

程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人有小小快意之事便生喜懌猶能積中形外況學而見理身心性命所關甚大其喜懌當何如乎然亦有既知窮理乃切切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以得其趣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心之道也善學者毋拘而不化也

○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子弟之志輕才俊者每好蕩佚而不樂就拘束鞍之愚憃更爲可憂爲父兄者當亟教以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心平志定而不以文詞之末習長其輕浮之氣如此則氣質可化而德性可復矣蓋子弟之成否皆由於蒙養之得失朱子詳於小學之教正此意也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

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尙。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必有期。未仕則優游養德。絕不妄希進取。故一出而致君澤民。學所以多有成也。今世之人幼從父兄之教。長逐時俗之趨。總惟此勢利而已。蓋不待其仕而畏心早已喪矣。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程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老莊之教。外形骸。齊生死。置身禮法之外。放蕩天地之中。謹禮者喜其去膠固之累。放情者喜其略法度之拘。由是學之者衆如水之就下。其勢不能止也。

○程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道者當然之理而散見於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以格物爲始事。蓋人之一心最患流蕩而無所用。斯去道日遠矣。誠於天下之物思所以窮究其理焉。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而功自可次第而施。此所以謂之近道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非在人也。人之爲學惟求自得於己。雖師友有啓迪切磋之功。而下學上達。必在己盡心竭力而後可致。非人所得而爲貸也。

○程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人之爲學必格致誠正修身以求底於有成。既成矣。又將推之家國天下而有以行之。斯爲有體有用之學。若牛溲而廢學。而不能成其業。變其所守用而不能行其學。是治已治人兩無得矣。吾不知其所學爲何事也。

學則有日新之機。畫則無進爲之志。自足者美善不相投。自棄者委靡而無用。古今稱湯武爲聖人者。以有反之之功也。當其用功之時。曰日躋曰執競。惟是進而不已。故克臻於聖域。而與堯舜竝稱。此可見學之爲益甚大。而君子不可不勉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爲學貴有實心。古之學者實求有得於己。自能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卽在是。今之學者矯飾以求知於人。反之於內。毫無所得。徒爲喪己而已。○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學莫患乎紛雜。則此心蒙蔽而終迄於無成。君子之學貴於專一而已。一則工夫純粹。自無他歧之惑而吾心之全體大用。靡不明矣。由是成己成物。時措各得其宜。故曰明則有功也。○程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人之爲學最苦悠悠忽忽。無切於求益之心。故必精於思慮而後不疑於理。勉於求進而後有得於理。勤於審問而後明辨於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程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學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誠者眞實無妄之心。萬善之根本也。誠於進學則學純。誠於處事則事治。誠於自謀則己無不成。誠於與人則人無不感。苟無是心。將百務俱隳內外人己。無一可者。彼末學曲藝之微猶必誠而後能精其業。矧欲趨衆善而爲君子。其可以不誠哉。○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尋云。思曰睿睿作聖。睿通微也。非探思何以通其微而造乎聖人之域。故惟聖人爲能不思而得。下此而不思者皆茫然而無所得者也。○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

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同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心體力行此求於內者也若以文爲主則務外而溺於詞章矣進德修業此求於本者也若考詳略採同異則徇末而流於訓詁矣二者專事口耳無益於身心性命之功非聖人之學也君子將以求至於聖人而寧學此哉○程子曰學以不欺闇室爲始闇室人所不見之地易於自欺者也學者正宜於此用戒愼恐懼之功一念之發卽辨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而禁止其自欺方不愧乎屋漏否則此處一蹉本心已失後將不可問矣故學必以是爲始也○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學者於古今載籍事物多聞多識何者可用以修身何者可用以齊家何者可用以治國平天下如廣儲藥物隨取隨給皆爲有用也不知所用則玩物喪志而已雖多奚益哉○程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爲學而切己務實惟日不足何暇爲名一有爲名之心則其志分矣可知其內之不足也○程子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學是終身事爲學莫先於知知則必篤嗜以好之好則必專精以求之求則必積漸以得之不至於得其學未可已也蓋古人此學直引爲終身之事無有半塗而廢者故學者但當循序以圖功不可得半而自足也○程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如理理如文理密察之理學貴於通故能周流無滯若執一不通則膠固束縛不勝其窒礙矣然欲周流無滯又非渾淪無區別之可能也必品節分明條理不紊一本之中有萬殊渾然之內有燦然經權常變悉合其宜夫然後乃爲聖人之學也○程子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農不耕則無以養其身而

身以喪。士不學則無以養其心而心以喪。人莫患於喪心而身之喪次之。其可舍學而甘於自喪其心乎。○程子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爲所奪則所務者皆名利而根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纔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吾人爲學將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聖人生知安行似不可及。然學者苟能百倍其功。則聖人亦可學而至。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此溯人性之始而言之也。萬物皆生於天地。惟人獨得五行之秀者以生。故爲萬物之靈。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眞者無極之眞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始生。天理渾全。寂然不動。其本也眞而靜。故雖未與物接而仁義禮智信五者早已具焉。皆性中所自有也。既曰本又曰未發者。蓋本則指稟受於天者言之。未發則指未接於物者言之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而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忿。惡則有所憎。其意刻。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也。性動則爲情。情炎於中。末流益蕩。則戕賊其性矣。惟明覺之士。知制其情使合於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不知所以制之。則縱情梏性。人欲肆而所得於天者亡矣。故人不可以不學也。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此合下節正論爲學之道也。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域。所謂自明而誠。誠之者之事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此承上「而言。誠之之道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故在乎信道之篤。信道既篤。斯行之果決而無所阻。行之果決則守之堅固而無所搖。蓋仁義忠信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常存於心而不離。則信之篤矣。處變而造次顚沛。處常而出處語默。皆必於是焉。則行之果矣。至於歷久弗失。而居之安。則守之固矣。由是動容周旋。靡不中理。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乃可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上文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此節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是非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如顏子者能之乎。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以下皆言顏子之學。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人心之私欲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私欲。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仲尼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胷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胷。不敢忘也。怒所當怒。各止其所。則不遷。有過即改。已改不再。則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內省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是自治之勇也。夫子之稱顏子如此。此可見其好之之篤學之功也。

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其未至於聖人者。特守而未化。一息之間耳。使

天假之以年。則積累功深。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後世識見卑陋謂聖人不可學而至。而其所以爲學者。不務反躬實踐以全乎天所與我之性。而徒專求諸外以逐於記問詞章之學。其言愈工而去道愈遠。視顏子之所好。大不侔矣。欲其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詎可得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

程子

五經第五　篇內詳論經書之旨．誦讀之功．以及垂教立言之大要．俾學者知所用心焉．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五經之言．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別是非．皆聖賢傳心之要．其言涵蓄渾然．意味深長．無非至理所寓．非有精麤之別也．○程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然以通語孟爲先．春秋因人之行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所書者不過當時數人．而公是公非之理無不包舉．乃窮理之要也．故學者欲盡道不必他求．學春秋則得矣．然又以通語孟爲先．蓋春秋之旨微．語孟之辭顯．通語孟則理明而春秋可學矣．○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易雖有交易不易之義．而實則十有八變而成六爻．故曰變易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惟隨時變易以從陰陽之道．是以盈虛消息．其理至微．天地萬物．其象至著．盛德大業．合體用於一源．藏往知來．該顯微而無閒也．然亦何事遠求哉．蓋天地幽深之理．不外日用平實之中．故善學易者求之必自近．若以爲近而易之．則求明反悔．何足以知易乎．○程子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

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詩本人情其流連諷誦。每足以感發人心。學者吟詠以陶寫其性情之致。涵暢而和順於道德之中。自然感動興起。有吾與點也氣象。所謂興於詩者如此。○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有道卽有用。但詩、書所言卽道而推於用。以道爲主。故曰載道之文。春秋之作卽用以明乎道。以用爲主。故曰聖人之用也。○程子曰。上古世淳而人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上古敦龐未變。故世淳人樸。如穴居野處。結繩而治。皆順事而爲之也。至運際中天而治天下之道實自堯始。其間因事制法。凡治歷敷土教稼明倫之類。有功迹之著見者。皆可奉爲典常而遵其法則也。雖在堯之時。氣運漸開。固亦隨時張弛之宜。而要之立政立教。垂範來茲。無非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堯書名典。作史者豈無取哉。○程子曰。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古人爲學必實見諸躬行。而言每在所後。若汲汲以著書爲事。則必不免多言。多言則華掩其實。文勝乎質。必將有害於道矣。蓋著書立說。皆聖賢不得已之舉。爲明道垂教計。非好逞辨論以誇世也。學者行未逮而妄有言。其不背道而馳也幾希。○程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禮之設非矯拂乎民情。所以防私欲而入於道義。使知所率循也。詩之學非示人以雜務。所以由性情而通乎物理。使知所取資也。先王之教皆切於人之身心如此。學者當審其用意之所存也。○程子曰。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易之有象。聖人所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象者像也。人能遵守禮法則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循規蹈矩。依倣而行。易象之理亦猶是也。善守禮者可與學易矣。○程、

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入德以大學爲先。而語孟次之。故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此所以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語孟也。○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可也。聖賢道德學問所造。各有不同。每發見於氣象之間。然氣象難窺而言則易見。蓋言者心之聲也。聖人之言自成其爲聖賢人之言。自成其爲賢學者姑卽其言觀之。亦可以得其大凡矣。觀論語侍坐言志諸章。氣象自見。○程子曰。論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可見矣。論語一書所載甚詳。其發明事物之理處居多。殆猶稱物之有權衡量物之有尺度。一定而不可易歟。學者非徒誦讀之已也。能卽其所言而以之揆度事物。覺輕重短長之情較然自見。眞有銖兩之不爽。尺寸之不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爲萬世之法。吾人所當深察而體驗也。○程子曰。人之語道者。語高則遺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今之學者言高而略卑。語本而遺末。皆不知道者也。夫道豈有高卑本末之分哉。孟子七篇之中。言道者不一其詞。然高必通乎卑。本必貫乎末。並無精麤之分。而其言蔑有不盡者。若過爲高妙之說。則入於異端矣。烏足以言道哉。○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古人之書。其理無所不備。而用亦無所不該。讀之者將以窮身心事物之理。而致其用於家國天下之大。非徒佔畢其文詞已也。今人滯心於章句之末。而未能體諸當躬。見諸行事。雖終日誦讀而不適於用。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學者之大患。所當猛省也。

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太極形而上之理也。由是生兩儀而象與數形焉。作易者知理寓於象。故因象以明理。象必有數。故由象而知數。得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理者象數之本。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象數之末。此京房管輅郭璞之流。術家所尚。若吾儒則止論理而已。必不爲尋流逐末之學也。○程子曰。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言本於心。古人或因所得而有言。或因所見而有言。皆可以知其心。如孟子言仁義王政與不動心正人心之類。皆平日講求實得於心。故言之親切有味。乃有德之言也。至於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伯夷尹惠之辭。乃所學深造。衡量不爽。雖未至其域。而言之詳盡著明。是造道之言也。即一人之言而其不同有如此。○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程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窮經將以致用。要當得其旨歸。然語孟二書。內聖外王。無不統貫。其所言之旨皆五經之旨也。誠於論語二十篇及孟子七篇熟讀玩味。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而從事於二帝三王之道矣。否則讀語孟而徒資口說。於道懵然不知。雖多奚所裨益乎。○程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禮義者。生人之防閑。制度者。帝王之憲典。聖人順人之情而爲之。因時之宜而損之。皆有精意存焉。後之人非徒學之考之已也。必深求之而得其當日之意。則聖人撙制所垂。無不瞭然胸中。亦可以斟酌得宜而自我沿革矣。○程子曰。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知道不能以明經。此言學不可無師授也。古人得其師傳。皆聖賢正學。用志不紛。則經在斯道在。故博觀載籍。參稽其證而可以明道。後世百家雜出。失其師傳。

於斯道冥然罔覺安能契合乎作經之旨故必先知道而後可以明經吁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

○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兄子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古者教學之制始自家塾黨庠其所以造就人才者法無不備故人當少時便已習於爲善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偷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閒言非禮義皆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習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爲本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爲先也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古聖人作經非徒爲文詞已也皆有深意存焉學者當觀其意與其人而察吾行之所未至者何在且求其心而察吾知之所未得者何在晝則讀夜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浮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其通庶乎中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告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學矣

○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記問文章此口耳之學不足爲人師以其專務乎外而無實得於中也夫所貴乎師者謂明乎義理中有以自樂而又有以應人之求故言可則行可法求師者舍斯人其誰從乎不然從非所從則學非所學矣是以不可不謹也

○程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

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盡講是以博爲教非有益也講說非古之教然亦不可少但或舉一隅或引而不發使學者沈潛涵泳而自得其意趣方爲有益若講論不休是徒以博爲教言者輕而聽者厭矣何益之有○程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二氣四時往來屈伸天之理也若夫明消息盈虛之故備進退存亡之道以盡天之理斯謂之易焉善體易者其知之矣

讀書第六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文文辭也義義理也古人之書言不盡意亦在學者神明而自得之耳若讀古人書而不能因辭以明其理於文義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拋荒忽略乃或專精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固執滯中多窒礙無所通達矣豈所稱善讀書者乎○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爲耜耜之柄爲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夫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爲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之人當始執卷便志於爲文所言雖多而未

能明理亦何足爲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僻其害於道也必矣何若不言之爲愈乎○程子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此古人豫教之方也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智識思慮未開當日教以格言至論使之盈耳充腹先有所入於中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此讒說不能搖惑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若教之不蚤及其稍長內爲偏私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銷鑠欲心德之純全也難矣故教不可以不豫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諸若此類乃炳如日星其義雖大非難見也惟微詞奧義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耳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卑而進之或尊而退之或微婉其詞或章顯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而無所損益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作好作惡乃制事之權衡以酌一時輕重之宜揆道之模範以立萬世遵循之則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衆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夫觀百物之變然後知化工之神如此其妙聚衆材之良然後知作室之用如此其周況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可以一事一義窺測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心通庶幾能深造其微奧之域而有以得其用心之所存也然則春秋顧可易讀乎哉○程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修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言良不誣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六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位稱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沉淪於下僚士惟患身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學成而君求此自在上之事而學者則不以己與焉故人爭自立德而不繫情於爵祿也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享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僭差俗鮮奔競上下相安而天下之人心可一也此風已不再矣宜程子讀易至此而有歎歟○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據胸中之蘊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蓋有德者必有言也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游夏在聖門稱爲文學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禮記之類然其所言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以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此易賁卦之詞。程子引之以爲古人觀變成化。皆有用之實學。非如後世掇拾華藻。徒爲無用之空言也。○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退之。韓愈字也。有德者必有言。古之君子。懋務修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由是播之於言。不期文而自文。非沾沾執筆專學爲是也。若退之生平專事文章。而著心竭力之餘。於道亦覺有得。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確有見其所傳者。安能言之親切若是。其殆因文而見道者歟。○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知吉凶消長之理。識進退存亡之道。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此則其大方也。○程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游酢字定夫。西銘張子所作。其說推乾父坤母之由。明一本萬殊之致。可謂廣大而精微矣。然皆不偏不易之正道。定夫讀之。卽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是眞能求其意於語言之外者也。凡讀書而拘拘章句。不明其理。終無所得者。比比皆是。如定夫者。豈非程門高弟哉。○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程子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爲文趨一時之好尙。言藝可也。讀書明千古之理道。豈直藝云爾哉。但謂之藝。則徒尙佔畢。專事涉獵。所求於書者淺矣。不幾失聖賢作書之意乎。○程子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

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方元寀字道輔聖人之道寄於六經學者欲入其門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藏珠窮經者必當心會而身體之非徒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已也若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所得者僅古人無用之糟粕耳何足與言道哉

○程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以明道也浮詞過盛則意爲所掩而道反晦故以簡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達使人尋味不窮斯於道有發明矣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程子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荀卿韓之公子杜預晉時人管子管仲也言人之於道必已至之而後能言其所以得力之故然亦有學未至而言至者循其言而遵之俱可以入道如工夫至眞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此荀卿之言也優柔以求之饜飫而趨之若江河之浸而益深膏澤之潤而益滋其涵養有漸如此至於所見既瑩渙然冰釋所存既熟怡然理順則深造而自得矣此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不一其思也又重思之反覆其思也如是而不通鬼神亦將有以通之是非鬼神之力所能爲也蓋殫精竭誠其效必極於此也此管子之言也夫道以積久而得以涵養而純以精思而通三子所言皆足爲入道之方而其身則未之能及也學者循其言而遵之可也

○或謂聖人之道其難知也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聖人之於道。未嘗言易以令人驟。亦未嘗言難以令人阻。但視人之用力如何耳。因引孔子之言而歎其涵蓄無窮。以見人之不肯用力於道者。正如未思而先以爲遠也。學者誠深思其言。亦可以自奮矣。○程子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僅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但人不由之耳。羣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傳之已差。使非子思孟子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則久息而不傳矣。夫大道千古爲昭。何嘗息滅。特人不由之耳。今語孟學庸之書具在。學者取而讀之。不亦可以見聖人之心哉。○程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其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詩書所稱有曰帝者。則皆有主宰羣動之意。曰天者。則皆有包涵徧覆之意。曰王者。則皆有天下共主至公無私之意。上下數千年間。循名思義。若合符節。蓋其道無不同也。○程子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聖人作易。大之自天地幽明。小之至昆蟲草木。至詳且備。而無一之不合者。以理之根極本一貫也。○蘇昞問。修辭何以立誠。程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有是實於中。斯播是言於外。若但爲修飾語言而已。則此心便僞而不誠矣。所謂修辭必立其誠也。○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德盛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言皆足以垂訓後世。故必傳。文盛者從事詞章。其言雖未必醇而頗合乎道。如荀揚韓愈之類。俱不可廢。故亦傳。○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程子曰。講習而無益。蓋

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師友講習。正所以明其理。豈盡空言無益。蓋亦未嘗返求諸心而有得耳。若窮經固爲學之事。然苟不能自得於心。雖五經亦屬空言。未爲有益也。總之學貴返求自得。能自得則治經傳道以究心往哲之旨。固爲有功。即平居講習以發明先聖之言。亦非無益。其實則一而已矣。彼此之分哉。

○程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葺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爲小補耳。衣食不缺。用度無虧。享太平之樂。將何以無負乎。惟有述往聖而待後學。力爲儒者之事。以庶幾少補於世耳。

○程子曰。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學以正爲本。言以當爲本。政以順爲本。若博也、文也、詳也、皆末也。得其本則末在其中矣。

○程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亦且誤人也。此言學貴自得也。自得則不泥於經義而脫然有獨見。故所藉者深遠而無盡。而所處者安固而不搖。若徒以思索爲功。不能於簡策之外。別有所得。則固滯不通。而所資所居亦淺陋而易奪矣。是以以之處己則誤己。以之誨人則誤人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六

程子

善治第七　此篇所論端治本明法制皆爲政之道也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有治人斯有治法故善言治者不急於行法而急於成就人才人才不足則雖有良法亦徒爲具文而已其誰與行之哉然必有師學而後有人才故成就人才者不患稟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蓋師學不明則雖有美質亦終於自廢而已其何以成之哉此言行法必先於得人而得人必先於立教爲治之要道也○程子曰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民之自有者力也所恃以養生惟在於此苟不知愛惜之而重困焉則將不獲自用其力而無以遂其生此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故養民者必務與民休息使之力無不足生無不遂然後化行俗美庶可漸幾上理蓋養必先於教乃萬世不易之常法而重民之力尤其本務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程子曰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三代守成令主莫如成王而君德之成則由周公公之相也當王幼沖其所以輔導之者見皆正事而無非僻之行聞皆正言而無邪妄之詞左右前後皆正人而無便佞宵小之誘涵養薰陶習而安焉久而化焉故能成其德性而淑其身心蓋君心當未染之時輔之以正則易從而有功此人臣輔相之道所當豫之於始而周公爲可法也○程子曰主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言爲治者主於臣民之上有大體焉不可褻也施於政事之間有次序焉不可紊也至於斟酌盡善隨事應變則又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此所以立綱紀之本而得張弛之道也○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關雎美文王妃姒氏有幽閒貞靜之德麟趾美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蓋化必自內而及外由近而及遠也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於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程子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人君治當世之務其要有三一曰立志以圖治二曰責任以輔治三曰求賢以分治蓋人臣雖有嘉謀非君志先立則信用不專人君欲用其言非責任宰輔則奉行不力至於君相協心矣

又必旁求俊乂分理庶職然後能實施於天下此三者爲治之本也而三者之中尤以君志爲本惟人君至誠專一以往訓爲必可信以盛治爲必可行其志既定而內不狃於近功外不惑於衆口斯可以臻上理而無難矣○程子曰人君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若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處宮闈爲益多矣人主居九重之內所密邇者惟寺人宮官耳儻一日之閒時近正人聞正言則氣質不期化而自化德器不期成而自成故其要惟在於選賢德之士使日侍左右以勸講論備顧問從容燕語之下不徒漸摩德義啓沃君心即至於人情物態之煩稼穡艱難之狀皆可因事敷陳隨時開導漸積既久自然睿智日生比之深處宮闈者其所益固已多矣蓋君德之成就端在親賢而勤於接見惟人君加之意焉而已○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天理有中正之則而得之爲難人倫有至善之準而至之不易故得其正則順乎天之宜盡其極則立乎人之紀此堯舜君天下之道所以卓越千古而非三代而下所可及也○程子曰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掣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道與法二端皆治天下者所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善與惡不兩立敬與爭正相反故教人者欲消其惡不於惡消之但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惡矣治民者欲止其爭不於爭止之但導以敬遜則民自相敬而

不爭矣。此探本窮源之論也。○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人各有親。使之皆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然後爲能不獨親其親也。此卽夫子所謂老者安之。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也。○程子曰。惟聖人善變通。天下事之常者可以常道處之。若事當其變。有難拘乎常道者。惟聖人道理純熟胸中。隨其事機而一以時中之道處之。則既通其變而仍不失乎常。所以爲善也。○程子曰。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爲政不務其末而務其本者。莫大於使民興行。俾之有孝弟睦讓之風而化行俗美也。若果興仁興讓。民俗善矣。彼必不肯游手好閒。皆盡力於田畝農桑之事。而猶患衣食之不足者。有是理哉。然則王道之行。養固在教之先。而實收效於教之後也。○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祇以法持天下。先王之世道民以德。齊民以禮。其所以治天下者。惟此德禮之道而已。而法令則其末也。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全無道德齊禮之意。則其法亦非先王之法矣。治安能以古若哉。○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斯可語王道。其要祇在愼獨。純。純一不雜也。不已。無間斷也。言能純其心如天之不已。是卽天之德也。有天德則渾然天理。而無私意間斷。可與語純王之道矣。至其切要用功處。祇在愼獨。蓋惟愼獨。所以能不已。而天德。○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辨忠邪。一趨乎道之至正。皆所以一道一以貫之。此至誠之功用也。定其志也。惟人君之志定。則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而忠言讜論日進於前。天下之治成矣。然欲求定志之道。則當自正心誠意始。○程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人無好學之志。則自棄而不求進矣。雖聖人其如之何。然在世有不學之人。而聖人原無不被之化。所以聖王在上。民多

善而不自知。蓋所見無非善行。所聞無非善言。涵濡薰陶。久而與之俱化。則教之入人深且遠也。彼不學者。徒自爲聖世之棄人耳。可勝惜哉。○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人主君臨天下之道。不止一端。而論其本。則惟在於至誠仁愛而已。蓋至誠則純一不雜。以實心行實政。而百度因以維貞矣。仁愛則慈祥豈弟。以仁心行仁政。而兆民歸其度內矣。君道之本。孰有大於此者哉。○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覈之論矣。罪疑惟輕。言罪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輕就重。賞不妨從厚也。不辜無罪之人也。不經謂不當刑賞之常經也。古聖人知行各造其極。刑實宜無或失矣。然觀書稱堯舜。乃不曰刑實必當功罪。而但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者。此可見聖人忠厚之至。與後世酷意苛求。過於刻覈者。大相縣殊矣。○程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人君居高臨下。欲使天下親附於己。其所行之道必當顯者明白。以與天下共見。而所以顯明之者。則有本焉。惟是實其心之所發。而誠意以待物。推其心之所欲而恕己以及人。而又行不忍人之政以施其惠鮮懷保之仁。使四海之內被湛恩而沐膏澤。王道之成。庶乎其可立覩已。○程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爲政者不可徒爲目前苟且之計也。必樹立善法。使可以流傳久遠而無弊。若後世不遵而變更之。則末如之何矣。君子祇爲其可繼者而已。○程子曰。長育人才者。教之在寬。待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凡長養人材者。嚴以督之。則拘束難堪。故必誘掖奬勸。教之在寬。急以求之。則躐等無序。故必優柔漸漬。待之以久。然後教化成而風俗

美焉。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皆此意也。

○程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古今之事理。蕪端是非可否。經權常變。紛陳於前。欲就中斟酌而定去取。自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有不至於差忒者也。蓋中無主則紛紜淆亂。去取俱不得其當。何以立事物之宜而定權衡之準哉。

○程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德化大行則東西朔南無不心悅誠服。人心豫附自國運日昌。故君道必以是爲本。上章以至誠仁愛爲本者。自上之及乎下者言之。此章以人心悅服爲本者。自下之應乎上者言之。上下交孚而治天下之道盡於此矣。

作新第八　此篇所言多職守之事。凡二十一章。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此欲爲君相者變化人才以盡其用也。作新者振起而更新之也。變化者隨其質而轉移之也。言風俗頹靡。欲振作而更新之。使人才衆多爲法固難。至材質已具。欲變化而轉移之。使人才醇正。其道則易。如凡今之人皆負才而可用。即其本心何嘗以小人自甘。特視君相之意爲轉移耳。誠尊賢使能。變化有道。則君子固鼓舞思効。即小人亦爭自濯磨。豈患人才之不足用耶。

○程子曰。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經筵設官固所以講明經義。然不止此也。必每事切於君身。如出入起居。隨事進規。務使潛移默化。以薰陶其性質。古之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承弼乃辟。得此道也。至於朝夕納誨。則人品之邪正。國家之治亂。民生之休戚。財用之縮盈。無不講究詳明。漸漬之久。然後君德成就而勸講之職始盡矣。

○程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則有致亂之

因在人而已矣。因者事機所由也。治不自治。必有爲治之因。亂不遽亂。必有致亂之因。亦自人操之而已。知其因之在人。則何以爲之而治。何以致之而亂。不可不深思其故矣。○程子曰。聖人濟物之心無窮。而力或有不及。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然其力有限。而其心終無已時也。○程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在人而論。則有賢不肖。是氣稟之清濁不齊。命也。在國而論。則有治有亂。是氣數之盛衰緜殊。亦命也。然人定自足勝天。故不肖可轉而爲賢。亂可轉而爲治。不可盡委於命而不盡人事之當然也。○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監司與州縣一體。則上不至蒙蔽。而下亦不至掣肘。今監司以伺察爲能。州縣以掩蔽爲術。上下相猜。其何以爲治。吾謂爲監司者不若與州縣推誠布信。才有不及者。則教而督之。教有不聽者。則擇其甚而去之。懲一以警衆可也。不猶勝於專用伺察而反爲其所掩蔽者乎。○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如之何。程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僚所以佐乎長。人之邪正不同。故言多不見從。而勢又不得自主。誠有難爲處者。要亦度其事之輕重大小何如耳。事重而言不從。則去。事輕而言不從。則留。則我不至以阿附蒙恥。事大而不得不言。則爭。事小而可以不言。則不爭。則彼不得以執拗見非。此亦君子進退語默之宜也。然今之僚佐多與長不合者。宜有能去者矣。而卒未之見焉。可知世人貪戀一官。同流合汙者衆。而

特立不回者寡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之士。初入仕籍。其職雖微。然苟存愛物之心。則必有及物之效。蓋職無大小。但觀其存心如何耳。若夫居高位而得爲所欲爲。其所濟夫豈可量哉。○劉安禮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隱壅於上聞。則不得其所者多矣。故必使之各輸其情而後民閒利病不至蔽塞。此惟子諒易直之君子能之也。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格而自無不正矣。非徒在乎以威御之也。○程子曰。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此二事正使職之大者。不可不留意也。○程子曰。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分孰大於是。教官之設。其職甚微。而操教之權則所係又甚大。蓋欲使之教子弟修齊治平之道。養育人材以備異日之用。非可苟且尸位也。誠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宮牆雅化。蔚爲邦國之光。是眞不素餐之大者矣。若胡安定之在湖州。庶可以爲後世法已。○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程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治獄之官。乃民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氣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其不可爲也。程子以爲苟能至愼至明以供其職。則平反允當。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爲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爲之有。○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愼重者也。○程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

何失之有。孩提之童未能自言其意。其所欲未易求也。而其母必知之。蓋愛子之心款曲周到。誠之至也。治民者一如父母之於子。則民隱上聞。而所以愛養之者自無不周矣。○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斂聚也。利己以凡事言。利財專就貨言也。己者人之對。惟欲利己則不顧乎人。而其損人也必矣。財者怨之歸。惟欲利財則不顧乎怨。而其斂怨也必矣。夫損人而斂怨。雖利己得財。其能長享乎。君子斷不存此心也。○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敗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必出以至公之心。舍己從人。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以成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亦烏能有濟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敍。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鯀治水九年。功雖未成。其所治亦非常人可及。特以其強於自任。拂乎族類。故公議隔而得失罔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助。所以卒至於敗也。凡事皆然。而何疑於治水乎。○程子曰。今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得其自然也。古者度量權衡生於黃鐘。以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以生寸尺丈引。以一龠之黍千二百爲黃鐘之實。以生升合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爲黃鐘之重。以生兩勘鈞石。是皆得天地自然之理。法之正者也。後世欺詐成風。其長短輕重多寡之制。皆以私意造作。而大與古法不同矣。故程子謂姑以爲準焉可耳。而深歎古人之獨得其自然也。

後漢矜尚名節。成於風俗。大約皆近於務名。未必自得於中也。然視世之卑汙苟賤者。相去遠甚。但一變其矜尚之心。則可至於道矣。蓋世變日下。如後漢之風。亦足以砥礪末俗。而去吾道不遠。此程子所以取之也　○程子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戡亂之後。卽當繼以致治。三代遞更。皆有制度文爲。以定一王之憲而垂之於永久。自漢而後。一得天下。卽因循苟簡。無復遠大規模。此所以治終不古若也。○程子曰。做官奪人志。仕而志圖富貴。患得患失者。不足論已。然或馳騖於是非得失之境。而此志動於愛憎取舍之私。或經營於功業政事之閒。而此志陷於利害趨避之巧者。比比皆是。蓋德未成而服官。未有不奪其志者。學者所當深省也。○程子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賢才關於風俗。故爲治天下之本。然欲得賢才。在先有以教育之。必廣訪擇隆禮聘取其有德有材者。萃於京師。以講明正學。其所學之道。則本人倫明物理。不以他務紛其心焉。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小學以下皆教之之方也。誘掖而引進之。激勵而作興之。漸摩則不迫。成就則有終。皆教之之序也。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用功之要。則在擇善以致其知。修身而力於

行。推之可以化成天下。雖鄉人而可至於聖人焉。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學行中於是者。卽上文所謂擇善修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其人焉。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爲大小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至擇士入學之法。則自下而升於上。做周官論秀書升遺意。所選士皆取德立而業進者。如是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較之以文詞記誦取士者。其得人必有閒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

程子

行事第九　此篇論應事接物之宜。日用倫常之道。皆生人不可闕。而學者所當盡心者。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人心之愛憎不同。吾人行事但當自審其是非。若所行果是。雖浮議何足恤也。儻畏人言而忘審己。則瞻前顧後。方寸亂矣。事豈有成乎。○程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凡事有機。久閱之則機械之心生。若不預防之於始。而方其閱時。心爲所引。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日生而不窮矣。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學者不可不察也。○程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貪富貴厭貧賤者。人之常情。賢者豈反於人情乎。獨是有義與命存焉。非可苟爲去取也。惟君子平日精義知命。故守乎義之正。安乎命之宜。其於境遇之來。毫不足以動其心。此所以大異於常人耳。○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天下之事吉凶無常。視人處之何如耳。善處之雖當悔之途而功可成。不善處之。則即利之中而害攸伏。其聖人作易。必以人事挽回天道也。○程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駸駸進而日上之意。聖人心無私累。

自然先覺。若以料事爲明。則必以屢中爲喜。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猶自謂其明也。勢之所至。豈能知反乎。○程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禮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入於私則言行之間雖欲其出於善而私欲夾雜。皆未合禮。此閑存之功。不可不亟亟也。○程子曰。閱天下之理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窮之極其至而本末終始。舉無所疑。則一心之內。四通八達。觸處洞然。其樂可知矣。○程子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一循乎理而已。若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傷而所利者博。則有冒昧而爲之者。原其初心亦止於較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君子之所必不爲也。○程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學必視其所守。所守不約。將泛騖失歸而終迄於無成。至守約之道莫若持之以敬。敬則主一無適而自無紛馳之患。由是窮理致知。應事接物。隨在可以有功。此聖賢成始成終之學也。○程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避嫌。私見也。無理義以主之。故內不足。多避忌而不敢爲。若果出於至公。自可坦然行之而無疑。何嫌之足避乎。○程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君子處事。一以敬爲主而已。敬則無大小。無敢慢。若簡細故以自崇。則有忽略之弊。非敬也。敬則此心常存。不容虛假。若飾私智以爲奇。則有詐僞之端。非敬也。皆君子之所不出也。○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小人最不易防。故防之之道。先當正其在己。己一正則彼雖奸詐。將無閒之可乘矣。蓋正己自可以格物。不獨爲然也。

而已矣。孝親敬長。事之至顯者也。孝本於仁。敬本於義。理之至微者也。然仁義之理。即見於孝親敬長之間。是事理一致也。仁義之理雖微。而皆顯著於孝親敬長之際。是微顯一源也。推之莫不皆然。能通乎此。則知日用動靜之間。無在非事。即無在非理。因其顯可以悟其微。古之所謂善學者。以此而已矣。○程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由一身內外以及人物皆然。而所以養之之資。貴出於正。正則大順之理。己處之而泰。人受之而安矣。○或問。從俗可以從歟。程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從俗如孔子獵較之類。於義無害者。或猶可爲。若有害於義。則風俗人心正當自我轉移。其不可從也必矣。○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人惟己私未化。則物可以擾之。形可以病之。若德盛者心身純乎天理。故臨震懼死生之際。當疾痛慘戚之時。一任天理而行。又何足變其色而動其心乎。此惟素養者能之。非一朝一夕所可襲取也。○程子曰。公天下之事。苟私意爲之。則不公矣。天下之事本出於至公。人但當以公心爲之耳。苟參以私意。則雖屬公事。而其心已先不公矣。其何以觀事之成。而服衆心哉。此公私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程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獨處潛修而靜思乎理義以自淑。此非學者所難也。惟居其心於廣大。而道明德立。可以應天下而有餘。斯則成己成物。合內外而時措之學。是之爲難耳。○程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在外之事與己無與。故不知不足爲患也。若不

能自見。則心身之臧否。德業之進退。皆茫然若失。安得不患乎。○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天下事不外一誠。人能眞實無妄。則言有物。行有恆。而人爲所動。志自直。氣自壯。而事亦有成。若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而怠者。皆由平日誠之未至故也。此卽中庸所謂不誠無物。故君子必以誠爲貴也。○程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於人有相長之益。而在己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責善。然貴以誠意交孚。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人必能感悟。自有相長之益。而在我亦不至煩瀆。可無取辱之患矣。此交友者之所宜知也。○程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乎其不由欲而動矣。中無私欲則循理而行。自不至於妄動。故有得可以無失。而鮮悔吝之虞。今人之所以妄動者。由其中有私欲之見故也。夫妄動而得於此者。必妄動而失於彼。一失也。究之此之所得者。終亦必至於失。二失也。又況不當得而得。非特失之已也。而且有無窮之凶咎以墮其後乎。是故無故而得福。謂之妄得之福。而災亦隨之。不當得而得。謂之妄得之得。而失亦繼之。苟知得之旋至於失。而凶咎復不免焉。亦庶乎妄念可以潛消。不役於私欲。而少有所動矣。○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之。終能知之矣。問所以佐學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則不知可進於知。人當自用其恥。而無憚於求知也。○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歸。苟學能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消息盈虛。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苟道與時行。則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幾務雖繁。必有綱領。得其綱領而挈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御繁矣。○程子

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通乎道者於凡天下之理莫不洞晰其當然與其所以然故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皆不能逃其明鑑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兩不爽孟子所謂知言者是也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時中謂有時而中億揣度也不通乎道則此心失其權衡是非茫然莫辨雖勞心竭力時或偶中然亦出於億度之私而非其明理之所致也豈君子所貴哉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天壽必然之氣數也義者是非可否當然之天理也賢者惟知義之當然而命固在其中矣若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眞知安行但能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日以命處義也

○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天下萬物皆己度內若得而撓己是己無以爲之宰也惟有志之士道明德盛不爲所撓而己立己既立矣則天下在我運用之中萬物在我利濟之內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程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君子之道體用兼備安人安百姓皆其所有事貴乎措之天下國家以觀其成苟躬抱濟物之具未能實及乎物而物不被其澤雖有亦若無耳所以古聖人道濟天下必欲於吾身親見而不徒託之空言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常人之心遇憂勞則失其故常處安靜則忘其遠慮惟聖人不然雖當憂勞之時而安靜者自若心不因之而紛也至其在安靜亦時有所憂而特未嘗勞心不因之而縱也此聖人樂天憫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

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利。則衆亦與之同利而安享其所有。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己而擊奪其所有矣。此理勢之必然而人所當深鑒也。○程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冥心滅性。是無內之道也。絕物棄倫。是無外之道也。佛之爲害如此。人願從而學焉何哉。○程子曰。君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則爲守正。守正故中有定主。利害禍福不少動其心。方能以道濟變而難可解。若猶不解則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安之而已。儻不守正而行險徼倖踰越禮法以自放於邪濫。雖或苟免而禮義廉恥澌滅盡矣。是義無命。惡莫大焉。豈君子所爲乎。

正倫第十　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然必其分明而後情益合。此處家之道必如是而後爲得也。○程子曰。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言語不愼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生。事在於日用至近而所關繫於人者爲甚大。故君子必愼之而不敢有所放。必節之而不敢有所貪也。○程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

大於理莫重於義。人能素位而行安於所處雖逆亦順故貧賤未嘗不樂否則非分營心願望奢侈雖順亦逆故卽富貴亦嘗歉然不自得此無他一以理而一以欲一以義而一以利也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學者宜自擇之矣。○程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相顧而人猶或疑之若行不踐言而欲人之信斷未之有也。○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也人自生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此身俱存二人長往回念深恩罔極莫報當不勝其悲痛矣尙忍張宴作樂耶若高堂無恙以此娛親庶乎可已嗟乎此景豈多得哉。○程子曰人處骨肉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正理。骨肉之間恩情繫戀多不合乎禮義惟剛正自立之人爲能不以私蔑公不以愛徇欲而無失乎正理蓋恩情而節以禮義則不至於流居家者所宜深鑒也。○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男尊女卑夫倡婦隨理之常也若恣情欲而不節以義男牽制而不剛婦狎暱而不順勢將悖其常理凶而無所利矣此夫婦之道所宜正於始也。○程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衆矣惟妻孥之牽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情私最易溺人匹夫悍卒見難而輕生者往往有之至於袵席之愛能斷然不惑者則鮮焉蓋情慾所牽有甚於死之難割捨者此可見理不足以勝私而吾人所當深省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惟聖人爲能舍己之善以從人之善卜此則皆

不能。故極爲難事。蓋已者有我之見。人之所最自私者。雖痛舍之。猶恐已見未忘。守之者固而從人者多有所輕忽也。況可驕矜而自恃乎。此顏子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所以爲大賢。而學者所當取法也。

○程子曰。世人多愼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壻者女之配。固宜愼擇。婦者男之配。尤宗祧所繫。擇之愈所當愼。然壻在耳目之前。其志行易見。婦居深閨之內。其性情難知。易見者不可忽。難知者尤不可忽也。

○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程子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與人居所謂敬業而樂羣也。故有規過之道。然不告則心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又無術以處此。問者所以自疑也。程子謂不告固非盡心之忠。徒告亦未得忠告之道。惟在平日誠意交通。彼此無閒。在於未言之前。斯言出而人悅服。自然信從樂受矣。蓋告而不受者。在於人不我信。而人之所以不信者。實由我一念之誠不能懇至。原未足以感人也。然則進言固有道矣。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爲多。朋友相處。非獨資其講習之功也。蓋朝夕切磋。則薰陶漸染。自然其德日進。故相觀而善之工夫更多。此友誼所以爲重也。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人心每有所溺。如因愛惡之偏。遂失其是非之正。情之常也。故妻孥其所愛者。言雖失而多從。至其所憎者。言雖善而亦以爲惡矣。夫暱於親愛而隨之。則出於一己之私。豈合乎至正之理哉。君子必不以私恩害正理也。

○程子曰。三年之喪。禮之至。義之盡

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不敢不及如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哀慕無窮而聖人則以三年爲限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也以言乎禮則罔極當報而爲禮之至以言乎義則人情所宜而爲義之盡也推此而凡先王制禮皆本乎人情宜乎民俗可知矣。○程子曰。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人動輒聚飲。亦大爲民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古人用酒。祭祀則其大者。老人亦藉以扶衰憊。至於嘉禮。不過三五行。何嘗縱飲亡度。今人專尙宴飲。沈湎無節。則大蠹害於民矣。況民食以捐。民業以墮。酗暴犯刑。旬引寇賊。莫不由此。故古先王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乃所以防酒禍也。憂世道者可無以禁之歟。○程子曰。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倉卒之頃。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其偶有不敗者亦倖而已矣。○程子曰。好疑者於事未著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周周章也。中無定見。故事尙未形而已先存疑惑之衷。與周章之意。其病在心。能治其心。則虛明而靜正。自可無此憂矣。○程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有理而後有占。占由理而出。有氣而後有聲。聲由氣而發。皆自然而然。不可僞爲者也。故聽聲者卽氣所稟而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因理以推而知其人之姓氏。是皆各有一種道理也。○程子曰。堯舜之爲善。與桀蹠之爲惡。其自信一也。人之爲善爲惡。皆有可轉之機。惟中無所疑。而立志已定。則勢重而不可反。如堯舜之爲善。不可使之爲惡。桀蹠之爲惡。不可強之爲善。善惡雖殊。而其堅於自信則一也。人奈何不愼擇所向。而使他日有不可復反之勢哉。○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程子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飮。節嗜欲。定心

氣。如此而已。聖賢養生之道。惟是順天時之宜。安人事之正。窒嗜慾而不爲所戕。定心氣而不爲所搖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導氣養生之術哉。

○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天下惟利之一途。乃衆心之所同欲而不可以專焉者也。專欲利己則不顧乎衆。其爲害有至大者。蓋人之欲利。其始本出於貪。而後遂有無厭之求。貪之甚則心爲欲所昏蔽。惟知有利而忘理義之正。即不當得者。亦無不計較以求必得焉。求之極則己之所無。必欲爭之於人。人之所有。必欲奪之於己。其致怨也爲不可言矣。夫一念之貪。遂至於爭奪。結怨如此。害何大哉。故君子當清心寡欲。以求事理之當然。不可見利忘義。而遺害於無窮也。

○程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誠之至者。純一無僞。實心流行。可以格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動君父。可以孚民物。其感通之道。無微弗入。無遠弗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天下同此一誠之理。至誠之所感通。道固必至於是。若稍有毫釐之僞。即扞格而不能入矣。惟知道者深識此中相感之故。相通之機。而求全其純一無僞之本體。斯可以動物而無難矣。

○程子曰。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不爲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害人莫甚於慾。人之所以爲不善者。皆爲慾所誘故也。誘之不已。必至於滅絕天理。流於禽獸而不自知。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慾。人孰無之。但不加察而任其所誘。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窒慾之法。當何如。亦惟有思而已矣。蓋凡慾之來。患在於不覺。此覺則彼退。其功莫要於思。思則心與理會。而慾自可得而窒矣。凡思是其大端也。

○程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人當困厄患難之時。每多喪其所守。而圖僥倖以苟免。抑知致亨自有其道。亦視人之處之者若何耳。若能固守乎理義之正。而不爲所移奪。則雖有屯難。亦安之若素。何困之不自我亨哉。然而能此者蓋鮮其人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八

程子

天地第十一　此篇多論天地造化之道以及陰陽鬼神之理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天地之道往來變化屈伸不窮無非理之自然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者亦不過順理而行無所矯拂即與天地合其德矣無他道也　○程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爲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沴厲也金氣肅殺凝而爲霜星月氣潔降而爲露原屬二物非露結爲霜也至陰陽相薄發聲而成雷蓋沴氣也總之皆天地之氣所流行也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此程子指天之名義以示人也乾爲天者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也天之性情惟其健而已健之體爲性健之用爲情惟健所以不息此之謂乾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道者天理之當然也就天而專言之則謂道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以功用言則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之謂鬼神也以妙用言則造化之無迹者其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之謂神也性情謂乾即上節所言是也蓋其名各有不同而其爲道則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功用兼精麤而言妙用言其精者

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道者太極之理也。貫古今。通上下。豈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陰陽。而陰陽乃天道也。在地則爲剛柔。而剛柔乃地道也。在人則爲仁義。而仁義乃人道也。故人能位天地。育萬物。即可與天地參矣。○程子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惟仁乃衆善之長也。其爲道至公。其爲德至純。其爲理主於愛。是故於至公見天地之無私覆無私載焉。於至純見天地之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焉。於愛之理見天地之所以大生所以廣生焉。非仁而天地之道何由見乎。○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萬物初生。渾融未散。生意最爲可觀。至於暢茂則盡洩而無餘矣。此元者所以爲善之長。而即仁之謂也。蓋初生之物其意無窮。而乍見之仁。其發最眞。觀生意可以知仁矣。○程子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曏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鬼神亦理之所有。致敬以事之。宜也。曏則有求媚希福之心。是爲其所惑矣。不智孰甚焉。此即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也。○程子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舉一人之心即可見天地之心也。眞精妙合而凝。萬物於是乎生。故舉一物之理即可見萬物之理也。由晝而夜。陰陽屈伸。往來不窮。故舉一日之運即可見一歲之運也。○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尙復何事。有感則有應。盈天地間無非此感應之理。充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可掩。此外更無他事。人當隨時而精察。隨處而體驗之。則自得矣。○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

用而已。氣化之往來。其在人者與在天者。本同一理也。惟聖人能以功用補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程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悴夭折者。氣之所鍾有不周耳。脩德獲福。此必然之理也。而亦有貧悴夭折者。則所稟之氣偶有不周。非理之常。君子不以是而懈其修也。原憲之貧。顏子之夭。可以釋然矣。○程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天命之初。渾然一理而已。惟二五雜糅。則或剛或柔。因以散見錯出。萬有不齊。獨聖人得二五之秀。清明純粹。不倚於剛柔而中正。以立人極。故由一理之渾然而復其天命之初。所謂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皆在乎此矣。○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蓋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可見其端倪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始生雖微。固若靜矣。其實爲動之機。勢日滋長。生生不息。故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深知易道者孰能識此意乎。○程子曰。冬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理之不相離者也。以天地觀之。冬至閉寒靜矣。而日月運行不息。夫非動乎。朱子亦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卽不相離之意。○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繫辭之言也。天雖渾然一形氣。然理與氣俱。故無聲無臭之中。而萬象萬化之妙出焉。所謂道也。張橫渠乃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就其氣體而指之。徒以器言耳。豈形而上者乎。其立說不能無偏矣。○程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內多私欲而不誠。素未主一而不敬。一旦當震動危懼之來。勢必倉

皇不安而盡喪其所守。惟誠則無私而見之明。敬則有主而持之固。此所以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也。○程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處之有道耳。聖人卽天地也。惟天職覆。惟地職載。而人之有善有惡。均在其中者。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初未嘗過爲區別也。顧善則降之祥。惡則降之殃。亦若權衡於其間。則所以處之者有道耳。聖人存心仁厚而不廢刑賞。是卽崇效卑法於天地者也。人無能外於天地。又何可自絕於聖人乎。○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無妄者眞實之理。天之所以爲性也。萬物之生各得其理以爲性。一毫不有加損。所謂實理之自然也。苟以意見參之。便流於後起之私。而非最初之本體矣。故誠者物之終始。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程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耳。此程子欲人體道之言也。語默者動靜不停之機。猶天理之有晝夜也。死生者消長一定之理。猶運會之有古今也。知其機之不停則語顯默藏不可不合其宜矣。知其理之一定則生順死安而不可不受其正矣。○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憂也。程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天地非主於藏之顯之也。誠通誠復而自成其化焉。故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若聖人之治則成於有心。養以遂其生。教以復其性。未免出於憂勤。然亦就民之宜養而養之。宜教而教之。何嘗有作爲於其閒哉。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爲。此天地不與聖人同憂也。○程子曰。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天道無爲。人事有功。盡人以事天。則人盡而天見。而天人合矣。義者事理之當爲。命者莫之爲而爲。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得爲。而義命通矣。然此惟體用一原。理數融貫。大賢以上者能之。若下學則祇有盡人守義而已。○程子曰。陰過之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陰盛則陽衰而爲其所害。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而亦爲所害。此氣數之

必然。每有不能免者。惟在過爲防之耳。苟計之弗早。備之弗周。欲其無相戕賊難矣。故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不可疏虞以取禍也。○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地萬物之理。無有獨者。故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孑然而孤立者。此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安排者也。故中夜以思此理。觸處皆然。每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程子之所觀感於天地萬物者爲已深矣。○程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天之始。其確然者耳。聖人始爲歷象四時弦望晦朔分至啓閉以成歲功。地之始。其隤然者耳。聖人始爲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樹藝種植以盡地利。天地生人之始。其蚩蚩者耳。聖人始爲綱常彝秩名分等殺禮樂政教以正人道。凡此皆天地無爲而待聖人以弘其用。苟非聖人則天地亦終於草昧而已。故曰聖人天地之用也。○程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即爲復矣。息有二義。曰止曰生。此造化之妙也。或晝止則夜生。生息之機循環不窮。無一毫間斷。如剝之爲卦。衆陽俱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果不食。則又爲復生之機矣。天地間無一物不止。無一物不生。觀於息之義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程子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吉凶禍福天地之數而致之有由。處之有道。則在乎人謀。所謂與天地相終始也。故人能盡其道。則氣數自我轉移。雖命之在天者。而人定亦可以勝之。此謂立命之君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資生之理無一不具矣。然而生成覆載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則其能猶有未全者。惟聖人參贊化育。裁成輔相。以成天地之能而直行乎其中。此所以爲三才。而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名也。然則有天地。安可無聖人哉。

陰陽第十二　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靜而生陰。動而生陽。故靜動爲陰陽之本。至水火木金土五氣之運。則各本陰陽以爲流行。而其變蕃錯出。遂至於不可終窮。蓋分之爲五氣。合之惟二氣而究不外乎一理也。

○程子曰。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天理存焉。惟有德者身體力行。爲能得乎天理之本然而用之。爲人事之當然。蓋既得其理則實有諸己。而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所用莫不協乎天理之中矣。舜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正如此。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孔子繫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至日者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初復。其氣尙微。不可勞動。宜安靜以養之。故先王於陽至之日閉道路之關。於此可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而贊化育也。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此言窮理者之無往不通也。此理無物不有。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理。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知此則自心身以至天下國家皆推之而無所不通。是以君子貴窮理也。

○程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虛能生氣。此老氏之言。甚爲非理。蓋陰陽之理。開闔相因。循環無端。初無先後之可言也。故有陰而陽卽伏焉。有陽而陰卽附焉。如形影之不相離。若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以陰陽爲有先後。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形影亦有先後乎。此理之甚明而易見者。不可惑於異端之說也。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

之尤盛者也。日屬陽，月屬陰。天地間無物不有陰陽，而日與月則發見極其盛，乃陰陽之大者也。觀此則一陰一陽之理，隨在可體察而靜會矣。○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尙何有哉。凡物之理有當然而不容已。卽有所以然而不可易。窮理者必窮其所以然。而天之何以高。地之何以厚。鬼神之何以幽顯。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而後吾心之知無不明。如但以辭而已，而不實究諸心，則何理之能窮哉。○程子曰。命受於天。或者服餌可以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壽天之命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爲也。謂服餌可以延年，是欲增天命矣。世人貪生怖死，爲其所惑甚多。言此所以破其惑也。○或問。人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程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盡。求之於理。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凡人之心惟不明乎理，而但求之於事，故鬼神怪異之端，變幻錯出，鮮不爲所惑者。苟見理既明，則鬼神可以理推，怪異可以理折，何蔽惑之有哉。故學者當以窮理爲要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命猶令也。性卽理也。自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者謂之命。自人秉健順五常之德受乎天者謂之性。要之，天全而予之，人全而受之，是以君子有盡性至命之學也。○程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蹠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福善禍淫。自其常理。間有不然，則亦理之偶乖。未可以一二人之故，而遂疑天之不必然也。如史遷之論，蓋以天於伯夷似與與善之說不合。此以私意妄爲測度也。至云顏何爲天。蹠何爲壽。皆斤斤指一人以相較。則不知天甚矣。獨不思古今來善之獲福者何多。惡之獲禍者豈少。今不舉其大凡，而第摘其偶爾，將使善者因而生疑，而爲善不力。惡者得以藉口，而爲惡不悛。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但當言乎天道之常，不可妄逞其臆見之說也。○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

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因物之自生而生之。因物之自養而養之。而初不居其功也。蓋順物而應。見於彼者自不存於此。此聖人所以意必固我之俱忘。而曲成萬物而不遺也。○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僞教謂釋氏也。釋氏專爲渺茫謬誕之說。欲以化人。而其教已先虧於僞矣。豈知人生世閒。惟有一實理而已。君子惟論理之有無。不計人之從否。故至誠可以格天地。而愚頑尙有不化者。矧僞教而可以化人乎。多見其煽惑人心而已矣。○程子曰。覺物於靜中皆有春意。物物皆有春意。但於靜中觀之。則得之矣。彼動而逐物者。不能知也。周子。綠滿窗前草不除。邵子。拍拍滿懷都是春。皆胸次寧靜。天理流行。乃能見物之春意也。○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祇是敬也。敬則無閒斷。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祇是其道貞觀。祇是敬也。就人心言之。亦惟敬而後流行不息。無有閒斷。可以持之永久。故主敬者君子立天之學也。○程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顚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眞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天下事止一實理。如卜筮而蓍龜從之。祭祀而鬼神享之。皆理之所有。而生於人之心者也。故卜筮者以心求焉。其應如響者。以有其理故也。若以私意及顚錯卦象而問。是無其理矣。無其理則何以能應哉。至古之事鬼神者曰。如有見聞。非眞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亦鬼神之理之存於人心而已。○或問。符瑞之事有諸。程子曰。有之。聖人不道焉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

道也。符瑞之事亦理所有而聖人置而不道者蓋以凡人之情遇災異而能恐懼脩德則雖災亦無所損遇祥瑞而苟志盈氣驕則雖瑞亦足爲害故春秋於災異每書之而祯祥則有所不道也。○程子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所以爲中庸也。天地之化發於外者充塞蕃變雖廓然而無窮蕭然其間陰陽之屈伸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晝夜之遷代莫不有其常道至正而不偏至常而不易此所以爲中庸也。○程子曰。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人之一身稟受於天地善學者於吾身形色天性之間探見本原近以取之而其理已具備矣由是自一身而外凡天地之所有者雖萬變不窮皆可以觀之而無不豁然貫通焉學孰有善於此哉。○程子曰。惟至誠之祭祀爲有感必通。祭祀所以究鬼神而幽明甚隔非積誠則精氣無以相通故惟極誠無妄之至誠凡所以郊上帝格祖考者爲能內而齊明外而盛服聚吾身之精神以與之相接而有感必通也若不誠而豈能之乎。○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古往今來止此天地之自然日流行於兩間故雖氣有開闔物有盈虛而其生生之理相續不絕未始有一息之閒者惟其無心成化泊然無爲故也使必竭智巧而爲之則矯揉造作終至力盡能索難乎爲繼未有能不息者也觀於天理若此人可不順其生理之自然哉。○程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復者陰極陽生惡極善生亂極治生皆是也十月純陰萬物收斂若無貞下啓元乾坤或幾乎息矣冬至一陽來復天地生物之心蒸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不能掩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若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自少而壯而老無一毫私僞以閒之既無所剝何有於復故未嘗見其心也若顏子不遠復無祇悔則可謂見其心矣。○程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卜筮以決事物之疑所以明其理也今人獨計一身窮通則不明理甚矣聖人設教豈爲後人徇私之具哉○程子曰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蓋惟此心無私以道爲體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動以天也賢人希聖則惟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爲而踐形盡性以求當乎天理之宜是動以人也要之天人一理由勉未始不可以幾安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徧敷榮條達此天地生物氣象也觀之使人良心油然發見此卽周子窗前草不除所謂與自家意思一般也○程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陰陽之運或升或降或盈或虛日流行於天地而無一息之停其開陽則常盈陰則常虧參互交錯遂至不可齊一而萬變生焉此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故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作齊物論而欲強齊之不亦誣乎善學者當由其理之一而觀其分之殊可也○或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有言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鬼神之理至微而難知至妙而莫測以爲有而無形聲之可見以爲無而又體物之不遺故程子謂言無則聖已有其說言有則人又將妄求亦付之不論不議之閒而已○程子曰天人無閒斷天日在人之中而人受乎天之理化機之往來道體之不息天與人初無閒斷是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一而已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九

程子

聖人第十三　此篇皆論聖賢之氣象古今之人品蓋得失之林而士君子之所當奉以爲鑒者也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志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聖人之道大如天而其教則自有序弟子之游其門者心向往之而不能至每若見其高遠苟不引以可至之方則趨向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循循然俯而就之使之有所從入如吾無隱乎爾與我非生知好古敏求之言皆學者爲於高遠而本身以示之法非獨庸下者可以企及即高邁者亦不得躐等此聖人所以善於誘人而當時諸賢卒皆有所造以成其才也

○程子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也自古聖賢相傳惟此一心堯舜雖往而其心之同然者至今猶在人能自見其心即可以見堯舜之心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職此故也

○程子曰聞善言則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聰明自用者雖有善言亦拒而不納惟禹聞善言則拜是聖不自聖乃其所以爲聖也矜己自恃者必不肯下問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是賢不自賢乃其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纔有一善即充然盈滿而自足不復求助於人無怪乎德不加修而人亦不樂告以善終爲庸愚之

歸而已可哀也夫。○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聖賢氣象各有不同。由其所造之異也。如仲尼猶元氣周流渾淪無閒。初不見其運行之迹。顏子如春陽盎然。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若孟子則志氣剛嚴。詞語明辨。幷秋殺其盡見矣。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道德全備。無所不包。人莫得而窺其迹。顏子不違如愚。所學幾於聖人。後世可想而見其自然之和氣。則默而成之。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剛殺發越。材氣呈露。蓋當戰國之時。世道日衰。異端益熾。故其衛道之嚴。辨論之明。不得不如此爾。此又時勢使然。不能強同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如天地然。高明博厚。無所不覆載也。顏子則若和風慶雲。但見其協氣旁流。祥光發越而已。至孟子以道義自尊。詞嚴義正。令人不敢褻視。則有泰山巖巖峻極難攀之氣象焉。觀於語孟所言。皆可想見其爲人。聖賢眞不可及矣。○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伊耕莘野。說築傅巖。當其在草茅中。豈能取天下事一一學之。舉天下人一一知之哉。然萬物之理備於我身。明其在我。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一出而遂能建功立業也。後之學者。處窮約時。未能讀書明理。練達世務。一至當官。茫無建立。其在我之無具甚矣。安能免於處士虛聲之譏乎。○程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所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當知孟子非

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君子爲行道計。不可以利祿虛拘上之能用以致治。則道行而身安矣。次之。卽不用其身。能重其道。則亦可以少留。如齊王之欲留孟子以爲大夫國人矜式意良善也。而乃曰。養弟子以萬鍾。是仍不離利祿之見。欲以是誘其門人。則拂孟子之本心矣。故有欲富之言以拒時子。當知孟子非不欲爲人矜式。特可以道求。不可以利誘耳。古聖賢心事光明如此。若後世則惟利是視。而有所不顧矣。○程子曰。顏子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輕浮淺露則其見道必不眞。而入道必不勇。如顏子默識。專事深潛之功。曾子篤實。毫無虛憍之氣。蓋一則智而不自用其智。一則魯而能自勵其魯。此所以卒有卓爾之見。終領一貫之傳。而各得乎聖道也。學者觀於二子。則知聰明之不可恃。而誠實之爲足貴矣。○程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失豈特楊墨哉。楊氏爲我。其學近於義。而不知有物。則失乎義之宜。墨氏兼愛。其學近於仁。而愛無差等。則失乎仁之理。蓋學之過而失之。則尙猶知學也。後之學者棄仁義而不爲。是并不知學矣。其失豈獨楊墨哉。此道學之不明。失之於異端者固多。而失之於吾儒者正不少也。○程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爲已任哉。顏子居陋巷巾。淡然進德。無求於世。其聲氣若不可聞者。非其心忍於忘世也。亦以有孔子在。行道濟時。栖栖不遑。凡顏子所欲爲者。孔子皆已爲之。乃得退然自處。一無係累耳。若孟子者。承先聖之道。直以一人之身。負荷斯道之不行。誰有分其責者。又安得不引爲已任。僕僕齊梁間。以自伸其志哉。此則兩賢所處之時不同也。○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聖人而自已。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聖人不過盡人道之當然。故人皆可爲聖人。若謂聖不可學。或

未至於聖而輒止。皆自棄而不足有爲者也。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人之所當然。又推之以及其餘。無不盡其所當然。是我亦一聖也。何不可爲之有乎。故盲學必以聖人爲歸也。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程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佛氏之學其言愈高而惑人愈甚。愚昧之人固不知也。惟高明之人喜其立論高妙。遂陷溺其中而不可反。此智者知之過也。然所謂高明者特論其人之資質開透。超出衆人之上耳。非如中庸之所謂極高明也。若極高明而道中庸。則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明睿所照。自有以知異端之偏。豈有過乎。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程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世多貧賤之人。亦有處陋巷而不厭者。蓋未當富貴之遇。不見可欲故也。一旦而處富貴。則欲動情肆。遂失其本心矣。若顏子者。其處簞瓢也如是。其處萬鍾也亦如是。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學者亦尋顏子樂處而可哉。

○程子曰。學者當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聖賢所造不同。故其體有異。聖人神妙莫測。一如化工運行於上。盎然生意發見而初無所作爲。此自然而然者也。賢人則盡人以合天。未免有作爲之迹。而巧生焉。此由勉而入者也。安勉雖分。而其至則一。學者不可不識也。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曾點言志。如莫春春服數語。卓然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而開對以未信。其於是理必實有見。其未能無毫髮之疑。而不自安於小成者。二子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是以均爲聖人之所與也。

○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淡然進德而已。

至孟子則守先待後。黜霸闢邪。事功甚著。蓋立德立功。理本同原。人有顏子之德則自有孟子之事功矣。然孟子之正人心與禹稷之拯民饑溺。其功正相等。禹稷也。顏孟也。易地則皆然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於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黔首。黑髮之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雜以權詐。故秦用之以愚黔首。其術蓋本於此。可知學術之不正者。流毒良非淺鮮也。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子貢之聰明。在聖門中惟亞於顏子。他人皆莫能及。然祇知處較勝而行則不逮焉。故雖獲聞性道。究未能至。顏子卓爾地位者。天分同而學力有閒也。

○或問莊周何如。程子曰。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莊周一生死厭禮法。放浪形骸之外。其無禮無本可知矣。但其書恢誕奇矯。故爲寓言。如輪扁庖丁諸篇。亦善於形容道理。可於言外得之也。

○程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孰得而移之。信一也而有淺深之不同。如七十子之徒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眞切。無少差忒之惑矣。然而有未必者何哉。蓋內無眞得。徒守師說。信從人生者也。若自得於心。眞知而篤信之。又誰得而移之乎。故爲學當求信於已也。

○程子曰。桓魋不能害己。孔子知之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己。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昔者桓魋欲害孔子。子曰。桓魋其如予何。是已知其不能害己矣。乃微服過宋。又恐其能害己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久知之矣。乃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忘其欲殺己者。人之饑溺而死。莫不有命。乃禹稷視爲由己。而必欲救之。國祚之修短。莫不有數。乃周公作金縢而爲王祈天。是

豈聖人作意而爲之乎。蓋生死修短命也。而保身之術。愛弟之仁。憂民之心。忠君之念。則性也。聖人盡性以立命。其道原並行而不相悖也。學者誠知乎此。然後可以明聖人之用矣。○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子路以兼人之勇。而聞過則喜。是遷善之誠。改過之速。其進德也庸有既乎。後之人能師子路。無患自治之不勇矣。故可以爲百世之師也。○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其才之高。每無可依據以攀躋。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工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之。於入聖爲近。有可以下手用力處。是惟善學者自驗之已。○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祇是爲嗜欲亂。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良是。天理嗜欲。迭相消長。人之昏於天理而志迷神眊者。大抵爲嗜欲所淆亂故耳。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斯言深中其弊。學者可以自審矣。

教人第十四　凡三十一章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君子有教無類。然未嘗不因人而施。如於互鄉童子則見之。於孺悲則辭之。於求由則進退之。要皆所以曲成其教也。○程子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敎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自進。孔孟爲下

不終異也能乎誠使不即棄置反而深求於心未必不有所得而致知之方即在是矣非然者雖以孔孟爲之師其能如不思者何哉

○程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胷中虛靈毫無凝滯其受道也如鏡之瑩徹物來即照水之澄清影入即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故夫子稱顏子曰不違如愚稱子貢曰億則屢中兩得之矣○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爾道以中庸爲至孔子教人近在人倫日用事物之間行習著察而積漸以造其極佛氏則去人倫絶事物一味冥悟或人不知以爲其引人入道較之孔子似爲徑直程子曰道果有徑而可行也則仲尼引人之心豈不甚切奚爲使之迂曲而難至哉蓋聖人之道如路然大中至正學之者必循途守轍而後可幾如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行路者舍正路不行而反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也其爲難不更甚乎尙何徑直之有○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鄉黨所載皆其行事蓋由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故從心不踰從容中道此自誠而明者也學者即其行事而學之以求至焉必先知無不明而後行無不實此則自明而誠者也故人特患不學耳及其至焉則一也聖不絶人以可爲而人自不能至何哉○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卿其字也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言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逆理背道其過處多揚雄才短所作法言諸書猶知模倣前聖其過處少

蓋就二子相較則彼善於此耳要之皆未正也○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程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既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不傳人材不期懷而自壞道必賴人而傳教立則聖道可明而學者自知向往孔子之時諸賢濟濟豈盡天授亦由得聖人以爲依歸學焉而各有所造耳自是而後不聞有賢人出者蓋無教則無學無學則無人材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程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張良始事漢高爲復韓仇而出及漢業已定則託從赤松子以遊是皆自行己志而無繫乎利祿之心其進退出處悉合於理蓋有儒者之道焉見其任術者謂其學類申韓見其退隱者謂其迹近黃老皆非知子房者也○程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宰相之職持其大體如錢穀刑名自係有司之事下侵焉則失之矣陳平之對文帝深知大體非近於有學者不能爲此言也後世若王荊公作相行青苗諸法瑣屑不堪卒致紛更變亂豈爲知大體者乎○程子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爲膠西王相二子所言皆以修身齊家爲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得聖人之意但微有蔽處見道尚未分明至揚雄以清淨寂寞爲道駁雜不醇其規模窄狹則又儒之下者較之二子不遽遠甚矣○程子曰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度越諸子遠矣自春秋以來道義不明舉世皆趨功利至漢仲舒獨以正其義明其道守先王醇正之學以不謀利不計功挽後世頹墮之趨度越諸子殆遠甚矣朱子亦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也○程子曰知幾者君

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肯靡之辱姜肱爲士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穆生楚王戊之客因醴酒不設以王意怠而去姜肱東漢時人黨錮未起彼見諸人互相標榜必至於禍先爲士室以隱薛方新莽時人莽以安車迎之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臣願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強致之大凡禍患之來皆有其幾惟君子能見禍於未然而早爲之計禍已至則不能免矣如穆生姜肱薛方皆見幾而作者也不然胥靡之辱黨錮之禍新室之汙不旋踵而隨其後欲其脫然無事也得乎故君子幾先之哲誠非恆人所能及也○程子曰揚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閒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子雲雄之字也美新者雄所作文以美新莽也投閣者雄坐事被收自投閣下也莽王莽賢董賢也子雲之過人皆議之於仕莽之後而吾以爲不必於美新投閣之日而始見也當成哀平時雄與莽賢同官莽賢皆至三公而雄歷三朝不徙浮沈下位宦情亦可淡矣此時若肯奉身而退豈至汙辱乃靦顏黽勉於莽賢之閒而不能去是溺於勢利其爲卑汙甚矣烏得爲大丈夫哉此所以終至於喪廉恥壞名節自取禍患而爲士君子所羞稱也○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孔明漢諸葛亮字也禮序而樂和亮之治國政刑修舉皆有次序而人心豫附得其和平庶幾於禮樂矣非學有本原者能如是哉○程子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觀出師二表有曰親賢臣遠小人鞠躬盡瘁皆大臣事君之道所謂有儒者氣象也三代以後之人臣於諸葛無遺憾焉○程子曰文中子本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門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一隱君子也其弟王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附會成書名曰中說雖駁而不醇然其中多有格言爲荀卿揚雄輩所說不到者朱子嘗謂其書言治體處高似仲

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可謂定論矣。○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諫佛骨自孔孟後千有餘年聖道不明而愈獨能卓然有見扶正學而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故程子稱其爲近世豪傑之士不可以其言之有疵而忽之也。○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人知顏子深潛純粹而不知顏子固大勇者也觀其言以舜爲必可爲是何等果毅如不遷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皆非大勇不能故人當學顏子之所學也。○程子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乎。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曰。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抱道匡時其負荷於一身者至爲重大特未得其位則素蘊無所設施然而前望往聖後顧來者忍令斯道之授受無人而絕續莫必乎故必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學開導後進要使被吾教者成德達材有所造就而其教益明得吾傳者親炙聞風有所奮起而其傳益廣是故身雖隱而未見而道自光邑迹雖處而未仕而教已大行然則出與處雖異其途其推已及人惓惓爲道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之生於世豈苟然而已哉。○程子曰。游安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矣。安定公姓胡名瑗嘗教授湖州作經義治事兩齋四方來學者因其材質之所近使各就一齋而分教之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當時游其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蓋勤於稽古則有以考政事之得失心乎愛民則有以固邦本於不搖其於從政也無難矣。○程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

未免於有弊也。子厚姓張、名載。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堯夫姓邵、名雍。學者稱爲康節先生。博聞強識而無體認實踐之功。則泛濫不精。久之厭棄故常。耽心寂寞。遂折而入於禪。故凡爲學者多坐此病。求其卓然特立。不爲所惑。則惟子厚、堯夫而已。然其立說之閒。或未免於有弊。如正蒙皇極之書。皆大醇而小疵。讀者會其意可也。○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無不盡。君實、光之字也。度量褊淺者與之言。每扞格而不入。則人亦不樂盡言以相告。君實能聽受不厭。故時與言論。不覺盡吐其底裏而無少隱諱也。○程子曰。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周子名敦頤。茂叔其字也。周子爲人。見理明徹。於道有得。胷中灑落。毫無纖翳。如光風霽月。至其居官爲政。則精詳之中又縝密嚴毅之中復寬恕。務盡其道。此所以不可及也。程子斯言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盡周子之生平矣。○程子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子厚之學見於西銘、正蒙。理一分殊。廓然有萬物同體之意。堯夫皇極經世一書。言數而歸之理。貫內聖外王之道。皆善自開大者也。若堯夫之胷懷曠蕩。細行雖或不謹。而於陰陽之消長、萬物之變化。得於所獨見者。卷舒運用。妙乎一心。亦可謂精熟矣。豈學者所能窺測哉。○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顏子不改其樂。仲尼樂在其中。所樂何事。有難以言語求者。故周子但令學者日尋其樂處。而程子亦引之以示人也。蓋非眞積力久而自得之。必不能知其故。先儒引而不發。學者宜致思焉。○程子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凡人秉一師以爲依歸。則一言一動。惟師是從。安定先生德性沖粹。舉止雍容。故凡從之學者。受其薰陶習與俱化。一種醇厚和易之氣。發見於動容周旋之閒。望而可知爲安定之門人也。○程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脩身立教。然後風及乎

後世。關中學者謂橫渠之徒也。橫渠教人先以禮。故其徒皆正禮文。而習於威儀進反之節。雖足以善其行。然不過一時之事耳。必也修身以爲本。立教以達用。然後德可大。業可久。流風遺澤及於後世。其所學乃大也。程子此言蓋以匡橫渠之所未逮歟。○

程子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曰。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介甫、王安石字也。講明道理。乃天下之至公。初不必存彼我之見。苟能反覆辨論。往來商確。則是非明白。不有益於彼。卽有益於我。亦何嫌何疑而不以相質也。介甫爲人執拗。其所學之失甚多。故程子婉詞以告之如此。○

程子曰。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顯道、名良佐。人之材質不同。有務爲高遠而不肯致力於近者。有徒守卑近而其才不足以充廣之者。惟顯道之學近裏著已。觀其以生意論仁。以惺惺論敬。實皆切問而近思。而其奮發有爲之才又能擴而充之廣而大之。此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者也。吾道之望不賴有若人哉。○

程子自謂今不好獵。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獵者。復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口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閒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蓋惟周子用功之深。故知程子此心潛隱後當復萌也。惟程子治心之密。故能久而彌厲。觸處加謹也。夫以先儒之純脩而此心尙不能保其不動。況後之學者其可不朝乾夕惕以勵其閑存之力乎。○

程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旣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

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王氏指安石也。安石爲人執拗。其教邪僻。以似亂眞。當時之人雖然從之。爲患固甚大也。以彼才足以濟其奸。言足以文其僞。故其學雖偏而易於入人而不覺。迹其所以爲教者。多出於利。世之人惟利是趨。始也以利而從之。久則心悅而化之。今且安於爲利而不知其非矣。夫天下事之弊者。當其未成。則一日可革。若衆心爲其所浸淫而既定。風俗爲其所漸染而已成。雖欲革之而何可得乎。此其害之所以甚大。而士君子爲學。誠不可少有所偏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

程子

大任第十五 此篇多詳出處之宜進退之道凡二十二章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大任匪輕。若以輕浮淺露之心當之。未有不至於敗者故必須篤實則力量深沈謀慮謹密斯可以任大事而無難矣。○程子曰。克勤小物最難。人情多謹於其大而每忽於其小若克勤小物則敬謹之至而自無疏略之患矣此則人所最難者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事君事親其理一也。乃受職於君則思盡其職之所當爲。受身於父母可不求其道之所當盡乎若不能盡道則此身已不可對父母又何能盡職以對吾君哉。○程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蹇。困而困也。蹇阨也。困窮也。凡人阨則不能自通。君子雖在蹇阨。惟守其正理。絕去僥倖之私。而自可彌乎變。是有以處蹇矣。凡人窮則不能自振。君子雖在困窮。惟安於義命。並無怨尤之心。而自不改其樂。是有以處困矣。蓋處蹇有蹇之道。處困有困之道。道無不在。故隨時可行。身蹇而道則通。不以蹇而蹇也。身困而道則亨。不以困而困也。此所謂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至仁之人以天地爲一身。其視品物萬形皆吾四肢百體。豈有不在所愛之內者哉。惟聖人爲仁之至。獨能體是心而出之。故民吾胞物吾與。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其在斯人歟。○程子

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此言臣子之始進必以正也擇才而用者大君之心以身許國者人臣之道道既合矣而後進而見用則處也不苟出也有爲所謂得其正而吉也若不審乎時之宜而汲汲以求遇合始之或輕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其身之道矣故商之伊尹漢之武侯其平日救世之心非不甚切然一則必待三聘之加一則必俟三顧之誠禮至而後出者正以士君子始進道當如此斯一進而即以身許國也彼不正而輕進者亦何能有爲哉○程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天下非無可爲之時也堯舜在上其時爲唐虞伊旦在位其時爲商周推及後世若有有爲之人治則可以力致太平亂亦可以轉移氣運故時者人之所爲也特患無其人耳何患無其時哉觀於此言可見爲人臣子當國家無事漫無建立惟知尸位素餐及當有事則又逡巡退縮藉口於時之不可爲者是皆庸庸之鄙夫也雖置百喙能自解哉○程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若得盡其職而猶或以難而苟免或以嫌而苟免或以禍患而苟免皆不盡其心非忠也既有官守則鞠躬盡瘁勉其力之所當爲而已身家名位又何計哉○程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顧用之者何如耳若用而不能盡其才則世亦不能大治於才乎何尤朱子亦曰天生人才自足供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樹之后王以君長之治以法度紀綱而爭奪息導以耕桑畜牧而生養遂教以孝悌忠信而倫理明然後建極歸極而人道立於中五氣

順布而天道成於上。山川奠位而地道平於下。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以大聖之資。豈不能一旦而盡與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所作。皆時勢順風氣。必繼天以建極。而未嘗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而未嘗好大而喜功也。此古帝王之所以爲萬世法也。○程子曰。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在下則勢疏。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之。未可急於求信也。苟求信之心急。非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則悻悻以傷於事上之義。非在下之道矣。初入仕途者可不明此意哉。○程子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此言治民不可徒塞其流而不清其源也。人之爲惡者。其原必有所始。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自知。故欲禁止其惡。當察其原之所在而有以絕之。俾不至於爲惡。則自可息矣。如制恆產使不飢寒。興教化使知禮義之類是也。不然者。徒治其惡而其原未絕。恐終不可得而止也。○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爲也。亦何義乎。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不可也。故在下者。則當安分而守法。治今之世。自作聰明不可也。故在上者。尤當酌古以準今。即曰時勢或有不同。成法似宜變通。要亦不過師古人之意而損益之。以隨時而制宜耳。使謂制度必由己廢。盡舉一切更張之而後可爲也。亦何所取義乎。夫愚賤固宜安今。而賢智更須法古。律以臣民之義。即秉鈞亦宜受裁。況操燮理之權。則執拗不無悞國。此確子蓋有爲而言之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

皆世官。政由是敗矣。祿以報功而官必擇人。古者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故當時所用皆賢才而政無不舉。及周之衰。官人以世而賢者皆不得位。其政焉能不敗哉。必如湯之立賢無方。斯可爲萬世法矣。○程子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知謂知其理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君子之爲學也。非徒自有餘而已。蓋將使先知者有以覺乎後知之人。使先覺者有以覺乎後覺之人。必盡天下共明乎大道而由之。然後其心始快然也。而老子以爲其意非欲以明乎民。乃實將以愚之。則是視聖人立教無非欺世之具。而昧心害理爲已甚矣。其亦自戕賊其性而爲是言歟。○程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經世之務皆吾儒所當力任。故不可以不通。蓋天下事豈可分外視之。譬如爲一家事焉。非我卽彼。有不得辭其責者。此所以平居必當講習。臨事不可退諉也。○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古昔盛時公卿大夫之在高位者。率皆虛公延攬。而有求於士。故士雖伏處草茅。而名必聞於朝。才必用於世。蓋惟患德業之不修。不患弓旌之不至也。今則下士之典無聞。而士之欲乘時建功名者。不能不有求於公卿大夫。故隨俗以干進則顯榮立至。若正已而守道。則沈晦終身矣。噫。士習隨風會爲轉移。可勝慨哉。○程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君子視天下如一家。故不輕天下而重其身。而天下之本在身。故不輕其身而重天下。蓋吾身與天下原有相維繫之理。天下所當爲之事。皆吾身不得不爲之事。所不容度外置者。君子直引爲已任而爲之。至於不可爲者。則不以分其心而不爲矣。要之君子一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所當爲者也。故重其身不得不重天下。重天下。必先重其身也。○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在乎人理之常者。未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所同者。則有時不能不獨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當同者而我異之。則亂常拂理矣。當異者而我同之。則隨俗習非矣。故必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此言事君之道也。知人主不當自聖則責難陳善。必以堯舜望其君。而諂諛之言不敢出矣。知人臣義無私交。則守正立身。必以名節勵諸已。而阿黨之計不敢爲矣。非然者。務諂媚以取容。植黨援以自固。臣心若此。可勝誅哉。○程子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也。其處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周公心存敬畏而又能將之以誠。故雖流言日播。身當危疑之地。而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爲不失其聖也。○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身雖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處否之時。小人道長。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蓋寧守道而殉身。必不辱身而枉道也。

士志第十六　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士人立身行道。勤思致主。志在朝廷矣。而才有不足以勝之者。又或遺大投艱。才可以濟矣。而行之有未盡其誠者。惟是合志與才而皆本此肫誠無妄之心。纏緜而懇至焉。由是正色立朝。下觀而化。天下有不治乎。此至誠動物之道。在位者之所宜急講也。○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苟輕身自獻。則始進不正。必不見信用於君。故必待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妄自尊大也。誠以人君必有尊德樂道之實心。庶幾諫行言聽。可與有爲。非然則不能矣。此古人所以甚重於始進而不肯苟且以求合也。○程子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爲。則事業何自而立。君成我者。父生我者。成我之功與生我並。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鞠躬盡瘁。殫臣職之所當爲。則事功勳業何自而立。臣不克忠亦猶子之不克孝矣。○程子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不正之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睽離之患。故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必以正道而後合者也。○程子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而勸懲之道至焉。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君子相君以治天下在乎明辨善惡。分別勸懲。蓋善者人所共好也。擧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惡者人所共惡也。罰之則民有所懲而不敢爲惡。二者實爲政之大權。否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且及其身矣。何以相君而治天下乎。○程子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砥。礪石。言其平也。爲治而矯拂人情。蔑棄禮義。則崎嶇反側。孰甚焉。故王道之所以蕩平者。惟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以本乎人情之公。立正位。行大道。以出乎禮義之正。然後無偏無黨。而爲君子小人之所視履也。○程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人臣之義。居其位。卽當盡其職。況位愈高。則君之待我者甚厚。任我者甚重。而所以圖報國者當愈勤而不容已矣。若徒虛糜爵祿。漫無報稱。是猶鷹犬之類。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其自處不堪問矣。曾是愛身者而若是乎。蓋君恩莫報。臣心宜靖。不可徒爲身家之計而甘蹈鷹犬之羞也。○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爲人。施德澤以被民物也。爲己。私利祿以肥身家也。孔子言學有古今之異。而程子言仕亦有古今之異。可慨也已。○程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仕本欲以行道。當時權在大夫。故聖門諸子每急於見用而委贄權門。若夫見道明。信道篤。淡然自樂。不仕於大夫之家者。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蓋顏閔居德行之首。而曾子爲傳道之英。其所見自與諸賢不同。甚矣爵祿之足以熏人。而不嚮情者之難得也。○程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聖人所行無非大中至正。平常不易之道。皆人所可能者。若人所不可能則聖人亦不能。而有所不爲矣。如周公之爲臣。亦不過盡臣道之當然而已。而或謂其能爲人臣所不能爲。是

周公別有所以爲臣之道也其言不亦陋哉蓋聖無異人人之所不能必非聖之所爲則聖之所爲亦必非人之所不能而不必過爲推高之見也○程子曰天下國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合者由有閒也無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有閒也去其閒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閒隙也天下國家之大萬物之煩每多不合之端者由其先有閒隙之可乘也卽天地造化萬物蕃變皆必合而後流行發育不合則氣不通而化生莫遂矣故凡人倫日用事物莫不皆然誠去其閒隙則情意以通恩義以洽而無不和且治矣○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程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程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子厚之言逆知其道之終不行而欲講學以授生徒也程子則以去就之大義告之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義當往則往也道不行則奉身而退義當來則來也此聖人用行舍藏之學也○程子曰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爲己任豈可隨人步趨故有拯而無隨若在下位則微有不同者如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蓋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固亦起而拯之至於拯之不得而非職分所屬則亦隨之而已凡有位者惟各盡其心焉可也○程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問言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於此漢世賢良之科乃舉之於上而下應之者也如公孫弘雖非正士然猶知自重必強而後起今則求舉而競趨於自進矣荀曰幼學壯行欲廷見天子而言天下之事此猶存致君澤民之意庶乎可也若但爲進取科目而已得則志肆而悅失則志沮而悲是

直患得患失之小人其爲不賢不良甚矣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蓋科目之流弊必至於此在宋時已有然者必如漢世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稍通其意而用之庶可以挽士趨而少戢奔競之習也○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君子至正之道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其說於民也直如天地覆載之施萬物生成靡不各得而後入人之深民之感之者心說誠服久而無斁焉彼大違道干譽苟取一時之說者豈足以語此○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人苟自盡其職則責己不暇何暇責人若深有所求於上復有所苛於下徒知責人而處己則恕是其人必不能正己而求人者也豈可以任職分乎○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安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靜守以待時雖欲有用於世而此心恬然毫無所動乃爲能安其常也若身雖未進而志則已動是不能安其常矣豈待時之道哉○程子曰賢者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守乎賢者素其位而行其窮也初無貧賤之憂其達也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自所爲無不善矣若欲貴之心未能淡忘而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必爲寵利之私所勝矣豈能安履其守乎○程子曰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欲進言者當勝之以理因其理而開陳之則事易明而言易入若盛氣而與之爭彼將不能平而亦以氣禦我其招怫怒也必矣此告君友者所以貴乎法語巽言也○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坤爲地道固卽臣道也然易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論其用處人君以仁育義正之德承載

天下無一物不在度內、其理又未嘗不相通矣。○程子曰、論學者當明理、論治者當識體。講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習、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故善學者必以明理爲先、理既明斯德無不進矣。善治者必以識體爲要、體既識斯用無不通矣。○程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凡人有己之見、則私意未化、而處事之際、多矜情負氣、而自用其才。若聖人則己之盡忘、渾然無私、而動靜張弛、惟有天理流行而已、何才之足言哉。○程子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懷抱道德如伊尹、太公之類是也。知足自保如張良、疏廣之類是也。量能度分如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清介自守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之殊、要皆能高尚其事者也。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